

李 提 摩 太

李 时 岳 著

9.61

9

李 提 摩 太

李 时 岳 著

中 華 書 局

李 提 摩 太

李时岳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7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8·插页1·字数50,000

1964年4月第1版

196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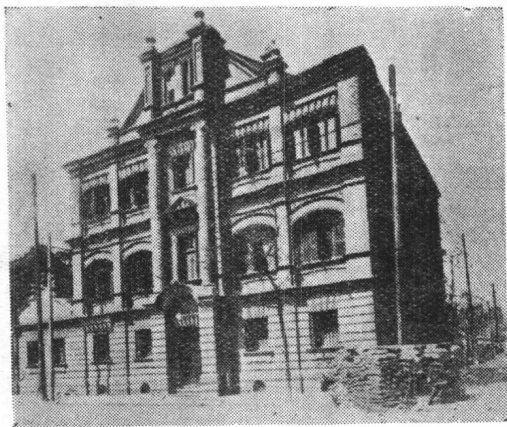
印数: 00,001—10,200 定价: 0.30元

统一书号: 11018·518 64.3.京型

华装打扮的李
提摩太夫妇



李提摩太鼓吹奴化思想的重要譯著



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文化出版机关广学会地址



广学会印鉴



侵华有功，回英受赏
的李提摩太

目 录

引言.....	1
一 初到中国	
读书不成学传教.....	5
10 宁海州的风波	7
二 站稳脚跟	
传教三策	10
走上层路线	12
以学术为媒	16
形式中国化	19
“兴学”计划的失败	22
三 如此“西学”	
主持广学会	25
神学至上	27
基督教化意味着什么	33
通商和天道	43
为殖民主义张目	49
四 阴毒的策划	
摇动“和平”的木铎	58
百万横财成泡影	65
宰相的上宾	72
当皇帝顾问的美梦	80

五 最后十年

义和团运动前后.....	85
山西大学堂的成立	91
抵制孙中山革命.....	95
盖棺论定	99
附录 李提摩太主要译著书目.....	104

引 言

十九世紀下半期和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文化思想战线上有所謂“中學與西學之爭”。一般地說，“中學”，即“舊學”，代表封建階級的舊文化，“西學”，即“新學”，代表資產階級的新文化，“西學”曾經是進步的。“中學”和“西學”的鬥爭，反映了封建地主階級頑固勢力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進步勢力的鬥爭。但還有一種“西學”，即某些外國傳教士、“教育家”及其僕從所宣揚的“西學”，它也標榜什麼傳播西方文明，幫助中國進步，而實際上卻極力鼓吹中國基督教化和殖民地化，妄想消滅中國人的革命性和愛國心，使中國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這種傳教士之流的“西學”，是以奴化思想為核心的帝國主義文化。

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封建統治者的關係，曾經有過一段從仇敵變為主奴的過程，封建文化和帝國主義文化的關係也有過大致相適應的變化，開始有些衝突，後來結成同盟而以帝國主義文化為盟主，不過變化的過程較為緩慢。在封建文化和帝國主義文化相衝突的時候，陰險的

外国侵略者曾经诱使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和它在某些方面联合起来，以期共同努力，推倒封建文化的绝对统治地位。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向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文化库中借取思想武器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但是，即使在传教士之流的“西学”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西学”共同攻击“中学”的情况下，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尖锐的斗争。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展，封建的文化思想渐次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便逐步地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共同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样，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步势力的意识形态的“西学”便越来越沉重地遭受着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双重压迫，几番挣扎，几番颠簸。“中学与西学之争”，两种不同的“西学”之间的斗争，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

帝国主义分子经常捏造外国侵略推动了中国进步之类的鬼话。在这类鬼话中，那些身为殖民主义先锋的传教士被说成是与人为善的大圣大贤，传播文明的天使。他们说，传教士给中

国带来了“西方文明”，从而引起了中国的革新，所以西方的“传教运动”乃是中国的古老社会转移到“近代化”轨道上来的强有力的杠杆。这类鬼话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欺騙。传教士宣揚帝国主义文化的根本目的是要使中国人的精神萎靡不振，永远屈从于外国侵略者。真正能引导中国进步和现代化的思想，是在同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以鼓吹“西学”而著称的英国传教士。他在中国活动了整整四十五年，教会中人称他为“海外布道英雄”，“道德伟人，博爱君子”，“中华第一良友”；美国大学贈給他神学博士、文学博士学位，英国大学贈給他法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中国传播“西学”的“功德”；清朝官僚士大夫也捧他为“豪杰之士”、“西学”权威，清朝政府还曾賞賜他头品頂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誥封三代。这个受到中外反动派一致称頌的“上帝义子”，实际上正是一只狡黠的戴着假面具的狐狸，一个凶残的披着美女画皮的魔鬼。通过对李提摩太及其“西学”的剖析，就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分子的鬼域伎倆，可以揭示帝国主义的“西学”乃是一种毒害中国人的鴉片烟，它和中国的进步是根本对立的。通过对李提摩太及其“西学”的剖析，也有助于

明了十九世紀下半期和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文化
思想戰線上複雜、微妙的關係和錯綜、曲折的鬥
爭。

一 初到中国

读书不成学传教

1840—1842年，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用大炮打开了侵入中国的门户。战后，在英国，立即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资本家们将大量的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运到中国，以为可以马上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从而捞取丰厚的利润。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在通商口岸不断发生，中国自给自足经济也顽强地抵抗着洋货的侵入。侵略者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为所欲为，涌到中国来的大批商品积压起来，销售不出去。1845年是四、五十年代英国输华货物总值最高的一年，随后便急剧下降。就在这一年，李提摩太出生于英国南威尔斯的农家。

为了控制中国，打开商品销路，1857——1860年，英法联合发动侵华战争，逼迫中国进一步“开放”。各国基督教教会上层相应地掀起“海外布道”运动，号召青年们担负起“白人的责任”，立志到所谓“未开化”的民族当中去“传

道”，并以“东方自有黄金屋”相诱惑；也就是说，赋予他们以西方资本主义对外侵略之“任”，到经济文化落后的被压迫民族中去传播殖民主义之“道”。一些在国内找不到出路的浪人或野心家便纷纷渡海东来，妄想“在这一辈子”把整个中国“基督教化”，从而也为自己开辟一条直登青云的大道。

1859年，李提摩太小学毕业，离开农村，流浪于斯温西、盆布洛克等都市，在教会掀起的威尔斯全省“奋兴”大运动中受洗为教徒。为了前途，他想继续升学读书，但为了生活，又一再辍学谋食。小学毕业后，他上了一年中学，停下来作蒙学教习，后来又上中学，不久转师范学校，没有读到毕业又停下来作小学教员。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限制了他按部就班向上爬的可能。前途呵！怎样才能出人头地呢？这个野心勃勃而又苦于无所凭借的青年，徬徨踟蹰，费尽心机，最后决定走传教士的道路。他投入浸礼会主办的一所神道学校，在校不到二年，便上书浸礼会布道会，要求到中国北部去。中国，多么富有吸引力的地方，那里有数不尽的黄金，数不尽的出人头地的机会；至于北部，他在申请书里说，也许中国北部的气候对英国人来说较为舒适一些。

李提摩太的志愿马上得到教会上层的积极

支持。“开放”中国正需要大批志願人員去从事所謂“教化”工作，以加强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1869年，李提摩太被接受为传教士，并在11月里由利物浦启程来华。这个讀書未成的、二十四岁的青年，于是以传教士的身分被派遣到中国，把自己的前途和英国的殖民利益捆在一条绳上，开始投身于推行帝国主义文化、贩卖奴化思想的骯髒事业。

宁海州的风波

1870年2月，李提摩太到达山东烟台。当年，他就周游魯东，经过許多村鎮，走了四、五百里路程，但沒有得到一个信徒。后来几次出門，“游行布道”，都沒有什么效果。有一次，他从烟台乘船北上，闖入清朝“龙兴之地”的禁区——奉天(辽宁)，一直闖到中朝边界，沿途记录了东北的資源、气候、交通和当地政治等情况。这次“游历”，对于收集情报的特务工作^①來說，是頗

① 收集情报是各国传教士的经常任务之一，他們奉命將所居地的情況随时报告領事。李提摩太除一般搜集和这次“游历”东北外，还进行过几次特別的刺探。例如，1882年假借預防水灾的名义，在太原城外进行测量和照像；1884年由北京取道张家口至太原，沿途使用測高气压計，进行测量；又曾委托天主教山西、陝西、甘肃、内蒙区的主教，調查米价、难民、牲畜等情

有收获的，李提摩太在后来的回忆录——《留华四十五年記》中还特地記載了这次“游历”，并透露了所得情报的一部分；但对于传教业务來說，仍然无所开展。

自从外国資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广大人民的心头便日益滋长着对“洋鬼子”的憤怒。“洋鬼子”无理地欺侮中国，出兵打中国，杀中国人，霸占中国碼頭，掠夺中国财富。“洋鬼子”的先鋒——洋教士横行中国内地，强占田产，庇护恶棍，包攬詞訟，欺压群众，威福自恣，更招致了普遍的憎恨。一个轰轰烈烈的反洋教运动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这个运动，和西方国家的“海外布道”运动恰好是針鋒相对的。从1861年起，驅逐洋教的斗争，由貴州、湖南、江西等省迅速扩展到四川、江苏、安徽、福建、河南、河北各地；1870年，迎接李提摩太到达中国的，就是震动中外的天津“火烧望海楼”的搏斗^①。广大人民对洋教义憤填膺，传教活动到处碰壁是可以想見的。

1871年，李提摩太在距离烟台六十里的宁海州（今牟平县）典得一处房子，准备以宁海州为据点开展“布道”工作，但立即发现自己处于全民的攻击之中。洋教士典屋居留的消息一经传出，安静的宁海州顿时騒动起来。街头巷尾，

到处是一团一簇的人群，議論着对策。这个說：“洋鬼子是来盜宝的，让洋鬼子把宝盜去，中国百姓就会穷死。”那个說：“洋鬼子要灭亡咱中国，宁海州百姓决不能让洋鬼子在这里勾結匪徒，策謀作乱。”紳士們认为，洋教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伤风敗俗，稟請州官驅逐洋人，并禁止把房屋典給洋人居住。地方官害怕洋人的居留会惹出麻煩和損害自己的統治权力，根据紳商公稟，立将房主收押。李提摩太最初还想賴在宁海州，他通过英国領事和地方官交涉，要求释放房主，拒不退还房契。他虽然賴着不走，但是也无法出外活动，偶而上街，群众即团圍怒罵。他感到实在难以容身，只好把房契退还，恨恨而去。

怎么办呢？連容身之所都找不着，怎能完成“以基督征服中国”的任务呢？又怎能出人头地、步上青云呢？李提摩太抱头思索，感到了錐心的煩惱和苦悶。

① 望海楼是法国天主堂所在地。天津人民为抗議法国侵略者的暴行，火烧教堂，处死洋教士、洋商及外国駐官二十人，这是六、七十年代影响最大的一次反洋教斗争。

二 站稳脚跟

传教三策

宁海州的风波给了李提摩太以当头一棒，但李提摩太是狡黠而执拗的，并没有因此便垂头丧气，收斂野心。他知道，要想有所作为，必须深入内地，而深入内地就不能避免风险，重要的问题在于采取什么策略更容易在内地站稳脚跟。接受宁海州风波的教训，他苦思冥想，并从自己的活动中吸取教训，终于逐渐摸索到了三条基本办法：

一、走上层路线，交结官府，争取封建势力的支持，从社会上层人物入手，即所谓“若引领、寻求出众的人，教他信道，再感动乡人，自然容易有功”。

二、以学术为媒，借“西学”、“西法”以增重身价、提高声誉，吸引官僚士大夫的注意，“用博物、科学方法，表明上帝的恩典”。

三、顺应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使传教活动披上“中国化”的外衣，以便易于被人们接受，“借用中国旧有的话语，发扬基督教义，以耶稣